

671.3433
875
111

商城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志下

記引說

畧考論

約誌銘
祥異

商城縣志卷之十四

知商城縣事榮河武開吉纂修

藝文志下

記論

引約

說誌

畧

附祥異考

記

凡二十一首

商城縣鐘銘記

明邑

吳璟

商城縣啟土大明成化八年肇基於成化十一年比歲修理未備成化十七年直隸無爲吳來知縣事諸凡遣工次第興舉成化二十年譙樓告成謂宜懸鐘以警晨夕廼鳩名工範大冶以斤計一千二百有奇勒銘之日命見任

官屬洎當時進士舉人貢監生義官耆宿姓名於上以紀

一時之盛

有闕文

銘曰乾坤具體陰陽生成範門造化轟其有聲遠播皇風

永鎮商城

成化甲辰冬十二月吉旦

重修關壯繆侯廟碑記

明邑令

李元調

廟關侯不獨商也而商舊有廟廟在邑治西翼城隍而右之歲久貌剝落耳頽隘不足壯象生觀甲辰夏余來令謁侯廟下竊喟然慨嘆曰侯之神廟不廟無減也憶當年雄

行單騎出汝南故道英風猛氣點染河山草石間灼灼如

前日事而商實伊邇是安可弗廟况廟可因而拓也皆師
民衆等請曰願受命余捐俸若干暨邑好施者捐若干仍
命部衆等鳩工董其前後門廡仍舊堂刹之崇其址構三
楹其上楹左右列侯侍衛刀馬而且虛其半楹之前廠橫
闌爲瞻拜者地楹之中丹臉美髯頂漢冠而披蜀錦侯猶
生也蓋越歲而事告竣矣余復進衆等尸祝於侯曰侯廟
而貌乎歲時潔牲醴焚香火如世之土木偶等爾侯廟而
神乎侯熟讀左氏春秋通大義凜凜植兄弟君臣大節至
殉以身夫寧若土木偶而僅僅以血食欣厭人者邑之中

貞若元直介若德操敦亮若文遠子敬孱弱若徐州江夏
侯必陰隲而嘿相之倘不其然而姦如瞞狡如權毒如諸
袁翻覆二心如溫侯若狼若虎煽虛焰如黃巾青龍霜飛
赤兔電掣其孰能逃於王之戮辱也者而猶未也侯以神
神千古今以一人之神束千萬人神而稟於侯則曷敢欺
方寸之神而不侯矢心盟乎鸞鳳在棲材軼百里其休慶
惟王鷹鷂爲暴苛侔督郵其殛罰亦惟侯也貌而神命也
心而神安見夫精氣不感乎而化育之不協贊也若是則
廟之所妥施者宏且烈矣寧直金碧之焜耀宮室之宏麗

已哉鐫之石以識所以廟王而贈修侯廟之意

重修崇福寺碑記

明邑令 李元調

蓋白馬馳漢元奘譯唐西方教始傳於東土而盛余愛
讀四十二章經精言約理爲吾儒翼而精神或外泄而密
內扃故曰三藏會未有序語譚及禍福後世緇衣家張皇
其踪跡而詭其詞旨崙以禍福怖衆生衆生翕然尊信多
方諛佛徼利益而雕木而刻土而鏤金而茹素斷家室甚
割灼膚體不惜如所云捨身飼餓虎何以故福不福之說
愚之也邑西北有古刹曰崇福軒敞闕壯備列諸莊嚴相

邑春秋祝釐冠裳畢萃巋然與金剛石佛並崎爲邑蘭若
冠蓋福地哉歲壬辰神物出方丈坐下梵宇金身頽毀於
巨浸毋亦若神而靈也妙鼎葦倚伏之權以覺衆生耶儉
寺衆特疏徧謁諸檀越而邑衆等各捐金但募化材鳩工
寺貌迺爛然改觀戊申夏人日竭屢焚修以慶成功而請
余記余時將脫苦海去進衆等語之曰若銖銖兩兩歛千
百人金錢以供管費而不厭毫末乎若旦旦暮暮歷壬辰
迄今寒暑十數易以作興作而不厭歲時乎若今齋心禱
志殫水陸之供集名僧誦無上咒閱晝夜凡七以肅皈依

而不厭歆禱乎夫金積千百人而成貲工積十餘年而成
緒齋修七日夜而成善果此福不倖致而崇之義也若以
崇福應作如是觀矣語曰福生有基聖賢論崇曰王忠信
曰徙義曰先事後得督主而徙正築基之事後得則不徼
福而福自臻矣儒所云積累釋所云精進其祇此不二道
理是故太上有福德而無福意其次有福事而因有福想
最下者不作福而作孽邑衆等是役也好施樂予有給孤
獨長者之風不可謂非作福之一念一事知所以作則當
知所以崇矣自作自崇念無去任事亦無勤輟要以正心

性本體不墮惡趣於以保身寧家於以尊君親上於以延
齡昌後揔不出此余記之如是止耳僅記募修歲月非諄
諄自求多福也邑衆等跪而請鑄之石曰謹受命

萬歷三十六年

戊申孟秋月

樊侯去思碑記

明右叅政劉任邑人

樊侯丁酉冬以治最調崑陵矣聞其治崑者猶其治商者
也治商僅兩閱載公輒去治崑三閱載我商士民謀餼之
石以紀我公德會青齊樂公來祝事衆請焉樂公諾曰
哉商之士民乎余曰情因思思因德思無根而固

興者也夫觸虎賁者情遊於冥契起九京者情景於先型
涕覲石者情鍾於往澤思之所注結大年而融塊興者也
是可以知我公之治商矣公以高第令商初視政恂恂然
簡淡爲祥麟瑞鳳每每希蹤潁川長時邑有猾而窟於役
者以武斷聞公雖燭其奸而慮人無不可以化者大猾竟
易公而稍以計嘗復爲所不法事公月朔視庭定其罪時
有危言動公者曰彼而失城也公其掘之耶公拂然曰
楚國一男子何愛一官以萬民命肉耶竟手譜罪狀聞之
中丞臺而會猾者果橐貲多得顯貴人書欲少竄其狀時

有公里人亦嘆其金爲涕泗請命公屹然不動斷乃成之
信南金口明府乎而中丞臺邑父老無不神明我公云先
邑賦法甚敝大率里胥操片符爲督償者卽兩其賦徃徃
起視吏至荆隙而規矣公詢民疾若首議條鞭云是時邑
不稔法寬而賦稍緩乃勸臺使者檄公曰催科拙矣無亦
剥脂是念屹然不動迄民便其法輦輪金錢以爲蕭規可
世盡矣而是時公治商方期年也商無不治者吏畏威名
懷惠士若化而商一時治行表表爲海內冠臺部使者薦
牘歲數十上冠蓋相望以勞而余已知土原非百里才其

治商者卽其所不終私於商矣會是時天子過聽開採疏而魯中貴行部邑矣中貴性豪奢他郡邑事者俱清官除道張樂奉壽金中貴猶心未慊也公聞之拊膺嘆曰若而刑餘人蒙天聰殘萬民恨不能借尙方劍其何而噓焰爲若時勢未測則瀟湘有孤舟在采蘭芷吊靈均足矣乃捐俸備礦用盡却私派其費視他郡邑十減九云至則與抗禮極辨而中貴鋒稍抑矣逃民間之歸者萬餘家矣公復令謁者詭言令君尊貴內相卽欲有得非交歡我令君不可而日日公復早會中貴則爲之增騶從鮮車服欲符諸

謁者言中貴心動益暱公公則設斗酒勞會中貴故雄談
竟日夕中貴則索公詩公則揮筆立成不加點竄數千言
皆憂國爲民語而中貴大驚曰公真才令也吾目中未嘗
見此人奈何其以他令視乎魯終貌嚴之而亦度終不可
得括金乃怏怏去民賴以安堵公亦屹然不動也夫公才
敏而出以煉情正而操以法節直而持以定識卓而鬯以
爲守潔而洽以公藻敷而歛以實論治難則十於昔賢而
計效倍之豈可貌襲聲較哉予所聞西門積信民皆爲用
摩耳斷獄功曹乃竟服驅陽鱗而詢老鳴琴成治欣而安

貧車步歷僞令置水洛陽門投書一無所發飢釜生塵魚
絕不爲取山陰捲簾揮毫文致翩躚蒲亭陳教羣學桑麻
陰野此數者皆爲良吏規公固兼而有之浸假旦暮登臺
省則九里之潤世且飲公仁而治天下者有不猶其治商
者耶疆場之役一彼一此商何得竟私公而公之慰商人
思者尙多矣太史慕異世晏子願爲執鞭不可得余幸生
當公且夙沐公仁也敬因樂公之重公而諾其請爲記以
志其德云公諱玉衡楚之黃岡人公尊人及長公直指并
諸弟輩文章氣節爲三楚冠也

烈女祠碑記

明副憲王浙邑人

烈女祠者祠蕭燭之妻烈女晏氏二也女當隆慶丁卯生於商邑之東父母俱田野間人不諳內訓而女也甫在襁褓卽言動靜蕭迥異尋常兒女子態越四年庚午許聘邑善人蕭時新之次子燭相距二十里自亂齡以來日斤斤女紅是肄目不窺庭足不踰壺父母方哂其爲宦家女而彼則怡言婉對執身自如也平居聞里中有婦若女改節者輒掩口羞之曰何覩面乾坤間耶母輩相顧愕愕吐舌至萬歷辛巳冬燭以疾逝女聞訃拊膺大慟泣不絕聲且

仰天誓曰妾雖未見蕭生而義當續蕭生亡矣墮欲奔吊

則父母阻止止不可得欲自縊則伯姊斫夕伴守之又不可得悲慟泣訴顏色憔悴如此者兩越月而灼人至其家父母欲奪其節而更許聘焉女大慟然自度不乘此用給計恐難獲一死也乃佯爲喜色以慰母姊及防守稍弛而身遂就縊矣阿公傷之迎塋爇墓以酌厥志一時耳且目者靡不潛潛淚墮邑侯翼亭沈君龍門李君相繼上其事於當道褒章旌額屢翩翩下獨以侍御遷轉不常尙未得奏當宁請明勅記之青史垂不朽也詎非人心之一大憾

商墳異記 卷之十四
哉頃李君以內詔行准令建祀尸祝以勵世風

商王墓碑陰記

明邑令 范應賓

商故有商王墓云余令商詢所爲商王者不可得慊然久之豈三代興王漸滅弗著祀典卒露零草莽也已讀史暨水經註漢成帝綏和元年詔封殷後孔佶爲紹嘉侯都沛存三統平帝元始四年改稱宋公章帝建初四年徙封新鄭新鄭者因邱易名承殷統故晉以沛縣稱宋以殷稱宋公然則墓所傳商王卽宋公無疑也抑宋公在漢樹勲代贈後人遂訛稱商王懼世遠益漫漶不可考度其墓地東

西二十尋南北十尋屬量人小祝掌之墓以內禁弗得樵採春秋以時野祭如邑兼表其墓俾里人知墓所從來商家流澤之遠如此且徵漢世崇德象賢自商迄漢千餘年漢迄今又千餘年邳邛一杯土母恙子契氏猶不忘也

胡太興福寺碑記

明吏部
員外郎宋文昌 邑人

邑有胡太里有胡太寺初建邑從其聚落多胡姓者因以名里寺其昉也或曰以傍有胡太子墓得名然不見之史乘不可攷邑東偏闡巒縣亘原隰逶迤禾黍含滋人煙踈接行十餘里望之黍雲聳翠繞徑南出諸山而若上日橫

山者是爲胡太山遡逕而前瞥然五里許邨部數家間日
一貿易走山昨若鶩者是爲胡太集穿集市之半橫出越
谿流而登假者是爲胡太寺寺山孤峙左右兩流遠從澗
落遠寺背合而東之前面南山松柏森森夾道餘三方皆
竹圍遠望第見竹而寺隱然在修竹裡此勝槩也余己未
之冬臘養病選勝二三好友咸勸以爲無如此之幽而余
特相而寓之因嘆吾闕吾土之琳宮幾徧洵無如此之悠
然者距城闔二十里屐齒纔經始知足所不到卽一邑之
中多曠奈何浮慕五岳真令山靈笑人矣山居岑閭没人

尋訪之餘亦多次暇相對唯老僧妙理一日飭服焚香而
請曰寺自朔始迄今二百餘年湮湮不絕如綫今寢盛借
從來無記之者亦一缺陷也愚購得大山之石琢磨光潔
陸離卧廊廡間有日矣先生不棄而臨恍似儲此石以待
先生乎余輾然日記誠不可已其奈余之不文何願地不
勝不可記吾商梵宇種種而此非遠非近枕邑東而架造
者崇岡環水松竹繽紛其景可記也人不勝不可記諸任
僧非駮則憇而此老頭陀叅禪解事食力屏營爲其徒若
孫一爲農圃一爲佛事早作夜息辛苦備嘗非若緇流一

切仰給檀越者比其衆足記也事不與時會不可記此山
乏碑而僧購之石此石待鑄而余趣之來其盛事事可記
雖固陋其何辭余與僧其兩相待也可記也嗟乎廢興成
敗何常之有方今邑長右文翼法秉道嫉邪勿論士彬彬
民淳淳而佛氏弟子號最麗雜亦且履戒卑非嗚呼盛矣
近時象指者有若僧之敷歷象教乎然相傳什僧田三石
新置一石廩庾亦已充然法眷林林受於王者一人又
復翕然肅然蓋持治有條則不窳畝屋有總則不移徒衆
有率則不渙假令時移勢殊有敗羣者出剖僧居而異之

席僧產而它之邑尊長不爲理將佛舍鞠爲茂草僧寮隔
若仇讐蒲塞桑門之饌且以供豪民勢姓之阡陌山川是
而招提非雖欲如今日之盛其可得哉記雖不文以杜窺
伺防荒絕保康聚永似續也庸可已諸

萬歷四十七年

商城縣重修儒學文廟碑記

明叅政 李長庚

商故汝南地距西陵百里商之人敦詩說禮彬彬君子視
他邑最盛攷之在昔夫子封於商以主商祀意新鄭其所
封之域乎嚮幾千里精爽所馮沈闕里之在望也明興置
學宮春秋饗祀不異諸郡國而歲月既久人心茲玩風雨

之所飄搖苔蘚之所剝蝕吏茲土者率以爲固然置而不問噫嘻是豈知夫子列土之舊過化之首乎邑侯潘公吳興人也余始以叅藩入吳問吳之才而僑者若而人無不推轂公者余私心嚮往焉已而舉於鄉至丙辰成進士授新蔡令當事者才公甚特移之商余爲商之父老子弟慶幸者久之蓋公性澹泊無它嗜好甫下車詢民疾苦日夕求所以便民者興之革之遇僚屬推置篤摯偕於大道鄉縉紳長者事友之禮折節有加每月校士所爲文咸自評騭人人爲之指南其催科以時正賦之外絲毫不以取諸

民胥吏舞文者寘之法不少貸屬歲儉流離載道公爲發粟賑之所存活幾萬人雖隣封之民無不禔而生全者民有訟輸情而去桁楊接摺一無所用病則爲設醫藥以療之寒則衣之每春作不足於耕者人爲之助倉庾之積以防非常萑苻無警而民用是樂業他若彈雀有禁屠牛有禁雖鳥獸蟲魚猶霑生成公之澤商民也至哉最慎者莫如興作蓋是時興遼左軍興動費數百萬然皆取之加派大祲之後民膽死不暇又公家之額外是求重之土木其何以堪不忍也會學宮告圯公曰吾卽不擅興作能忘吾

夫子因與二三博士議所以修之於是多方料理佐之廩
餼取盈於鄉士大夫之樂助者乃鳩工庀材伐木斫石一
錢一粒不以擾之民而工用是程文華之設爲馮几文淵
之設爲杏壇釋菜登其堂瞻其廊廡不踰月奕然改觀告
成之後閭里者不聞也猗歟休哉余不佞居恒謂老與釋
儒者所指爲異端然千萬年後爲之子弟者尊崇唯謹今
自都城內外以及山陬海筮琳宮梵宇之制仰青天而俯
白雲者一椽之不治一瓦之不用一階一壁之不珉砌而
丹堊卽爲大罪無所容於是有不惜頂踵不避山川謀所

以綢繆而補葺之者吾儒誦法孔氏微論六經炳如開示
性命卽今高冠大蓋食租衣稅上榮宗祖下廩子孫者誰
非夫子之賜乃不得比於法王佛子黃冠羽士之流徒信
身後果報之空花而甘舍日用現前之受用亦可謂忘所
本矣故知夫子者水之源也木之根也有源而百川注焉
有本而千霄蔽日之材挺焉溝澮之盈可立而待芝草雖
芳不崇朝而萎自右歷代聖王敦崇備至而後世道之休
明人心泐穆終將賴之誠重之也卽如光宗御極之初首
以崇文爲務捐內帑金錢若干緡遺繕部官修治太學夫

是時東犯西訐國患方殷且當亮陰之時乃惟先師是急
彼郡縣顧可缺然與然則潘侯之有此舉也又推本夫子
首封之地所爲本本源溯其自始上妥夫子之靈下令
士民以有徵而信風示有司木鐸諸生於以奉揚聖天子
重道崇儒之功令有何而慝焉今上冲年篤學天牖聰明且
加意吏治問方國循良第一義舍侯此舉將安之哉世道
攸有馮藉獨商人私幸耶余披沐最親故喜而私述之如
此公諱會紘字昭度浙之烏程人董斯役者則李博士延

李克健

重修明倫堂碑記

明兵部楊所修

倫之明如日如星布滿大宇原不擇地而必曰堂者猶百工之於肆也俾諸生童而習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此制之所由剏也我商邑學宮之地久矣蓋建其從縣之初立始雖後不無葺治不過更易之增飾之耳竟未有議及一再剏者大都以其難委之後從古至今頽敗日甚至俎豆吾夫子處且不庇風雨而偶遊於諸生誦法之地環觀之此何堂哉欹立者龔礎也蹲伏者豎柱也星星若漏卮者棟薨也刺刺若披鱗者垣墉也土一厠足其間且凜凜有懼

色况欲使之從容講習於此耶勢至此卽令復委之後不可得也斯文有待迄今龍飛初年爲程潘侯乃始翻然更始而落成焉先是侯下車祇謁頻仰周迴輒太息曰夫崇聖作人有司之上務也坐令傾頽至是風化何賴焉乃率諸生議舉斯役多方倡率商人士爭赴義者以力爲差共得若千金侯捐俸不翅再倍越歲而學廟一新明倫堂亦與之俱新夫明倫之說布帛菽粟人日用之而故厯聽非若梵宇神宮之易以煽衆且非若廟吾夫子之足以悚人志也矧當催權旁午公私告匱之時顧不難殫力以畢斯

役若侯者可謂知治本矣於是署學博士李子延過楊生
曰學廟成有司農孟白李公義其舉已紀之石茲役也宜
亦有紀余惟聖賢教人不過仕學兩端急公無欺道非小
矣降而叔季聖遠言湮人倫先不明於土守土者視一官
若傳舍等教化爲弁髦上之人復以趨承爲殿最致令唐
虞之治邈不可覩侯愛民若子視國如家夙夜竭蹶百廢
俱舉頓令四境改觀萬姓含哺暇日羣諸生講道而論德
孜孜以崇儒敦化爲先務侯其得明倫之實際真不愧所
學者諸生誦說孔孟稱引唐虞其善政芳規無缺他求卽

此乃其宗矣由商而濂洛關閩進而洙泗之上直旦暮耳不然日取倫而明之不知所明何事是登堂絕梯也尠克濟矣余因是又深有意乎侯之善誘人也侯於落成日書大學聖經一章於坐壁間聖經首明德乃知明德卽明倫也本家國天下倫之維也身心意知倫之樞也而扼其要又曰修身爲本是又非卽我侯無隱之誨耶諸生倘於此中得力則學以致道形而上矣奚居肆成事之足喻云諸生唯唯曰敢不請事且龍飛之初新象也新學則實政行新士則實教行士務實則真才輩出於以上輔天子爲堯

爲舜翌日升月恒之景運匪異人任諸生其務所以副僕
哉侯諱會紘字昭度浙江烏程人丙辰進士其樂觀厥成
者縣尉張世業字汝德南直蕪湖人署學李延字克健周
應時字行可俱麻城人顧風節字嗣介河南懷慶人李蔭
字門勲山東登州人法得並書

黃檗創建法眼寺記

明

袁宏道

予見天下衲子多矣窮山僻谷或未盡見然求苦叅密究
具宗門正知見者如吾友無念禪師實近日海內之優曇
也無念麻城人名深十有餘歲而遍叅諸方口無味身無

衣足無履者幾三十餘年凡宗門大老若遍融雲外大安
大方輩靡不容扣久之豁然有入始卓錫於麻城之龍潭
湖與異人李卓吾爲友後復厭喧寄棲商城之黃檗山山
勢博大宗聳廼無人跡念公見而愛之陟其巔復睹平行
乃曰是可田說之山下民則曰此商城張太學田也歲久
不治已同石田念公曰田雖荒可墾衆僧居此叅禪念佛
之暇令其開荒種畦可足一年糧吾可藉此爲終老計會
予兄弟訪李異人及念公於湖上念公自山中來語及山
中事是時予同年范觀父令商城予走一字語之觀父欣

然以檀施事屬太學太學大悅遂盡以施僧念公念田荒
蕪已久非數年可盡闢者今受田當并受糧田荒糧重恐
反成累遂語太學曰檀越以全田見施極是利益但恐僧
人一時難墾願開一畝則僧完一畝之糧太學如命於時
龍湖本色衲子安分度日不爲虛浮無忌憚之行者半居
此山剪荆棘治蓊楚虎豹之與居猿狖之與伍數年以後
佛殿僧舍粗可居住衲子躬耕自鋤自種自食無求於世
卽道可辦居然有古叢林之風予聞而喜之嗟乎十方檀
施極非細事耕種而食雖較勞苦而食之無媿且古大善

知識皆親自鋤田栽菜腰鎌荷鍤不以爲苦後來學者纔有一知半解便思坐曲藁牀受人天供養次者肝肝飽食塔帽長衣燒香煮茶作山人治客之態耕種之事愈所恥而不爲末法衰替景象於此可見今黃檗如是何異古百丈黃檗乎又聞其上麋鹿多躡田苗僧皆架屋夜守佛聲浩浩山蒼谷應四季有野菜黃精可食予又聞而樂之願與念公共住昔五祖演云今年一寺庄田顆粒不收不以爲慮惟一千五百衲子一夏舉一箇狗子無佛性話竟無一人發明深可爲憂今黃檗山中諸衲子其有能發明

狗子無佛性話者有耶無耶或有所待耶皆未可知然近日狂禪熾盛口譚此事現成一切無礙者項背相接與其豁達空以撥無因果真不如老實修行念佛持戒之爲妥當也願念公嚴立藩籬與此清淨道侶老於此山其有施之然爲無忌憚之狀言無忌憚之言行無忌憚之行口角圖滑我慢貢高者不許停此山一時刻庶成兒孫相傳法堂之草永不復生矣夫

黃孝子記

明叅政 劉任 邑人

黃孝子諱榮字茂實號豫恬爲邑理學世家子名列膠庠

隱於南浦其性極高曠殆冰雪爲神玉爲骨也自髫年事
母劉太夫人極孝甫弱冠母將告終語諸子曰汝爲壽藏
於荒山僻壤如我心悸何公進前泣曰母無慮若歸山不
肖子誓廢舉子業守墓終天母首肯曰得子爲伴亦瞑目
矣遂逝公之哀毀骨立所不繁述及葬公卽於墓側結草
爲廬晝則供膳夜則供燈視死如生號泣三年所謂啼殘
杜宇三更月踏破陰山一片雲者此爾尤有異焉會於夜
靜有虎踞廬前聽蓼莪之餘攜虎子俯首而去如有哀戚
之聲又有羣盜過於廬有衆曰曷取火於黃孝子之廬首

者曰勿驚也恐不能終其孝衆皆默然此非誠孝之至其
何以格異類感強暴耶至今里人各其地曰孝子塋余嘗
過公廬詢其遺跡公言未竟涕泗不絕遂出其廬墓詩百
篇以示余覽畢讀至山中何所見片片白雲飛之句不勝
感泣憶公事遠若一日真天性使然終身慕之矣余共諸
同志舉於邑侯趙公敦請不就乃邑侯劉公儒學毛公俱
扁其堂督學旌之議題請建坊旌表門閭榮以好學甘貧
無力刻石余與同志惜其湮沒贈以篇章序其懿行付之
梓人編次成集以孝子記各篇其亦誌諸百世也夫其亦

風諸天下也夫

重修商城縣儒學碑記

國朝少

詹耿

介

登封人

王者之化與聖人之教並駕而行聖教不立則王化不行唐虞三代以及漢唐宋明寃未有舍學校而能作人才正風俗以成一代之治者也

世祖章皇帝肇基伊始卽詔天下立府州縣學至

皇上御宇親詣闕里書額頒傳聖教之隆至今日而已極

新鄴素多文獻名溢中州自明末迭遭兵燹學宮僅

存瓦礫

國初衛君始草創

大成殿若明倫堂尊經閣敬一亭暨啟聖名宦鄉賢諸
址皆鞠爲茂草殊非

聖天子章明聖教之至意也康熙癸亥夏三韓談君永祚
奉命宰斯邑下學之初卽欲鼎而新之議者曰郡荒
蕪未闢折畝未清里役偏累無已且山豕田鼠與我
民爭此土者也公何暇及焉談君惻然傷之爰是多
方撫字不便於民者一切罷去一二年間豕鼠潛踪
折畝復舊人民樂業而學校可興乙丑春揖紳士於

庭告以修學之舉並捐俸三百兩以爲倡副尹龔戴
銓尉王凝福廣文耿帝德張倍牛龍文以逮諸紳士
皆歡趨樂輸勦事董成不踰年而殿祠堂庶輪奐崔
嵬鄴紳士丐予一言以垂不朽予曰談君以宏才製
錦政洽輿情獨倦於此舉者非藉

先聖棟宇維新以爲粉飾太平之具將欲邑人士肄業
於斯似鸞樂之誨遵規矩之訓敦孝悌厲廉隅崇信
義爲國家得人慶也若僅以壯麗觀美視爲異日青
紫之藉不獨非

聖天子昌明王化尊崇聖教之意而亦豈談君捲捲修舉之心也哉

重建商城縣署記

國朝邑

許全學

今

天子之二十有八載學受命蒞商城入疆而草萊宅者半
赴縣治而民居鮮少市間蕭然至公署則庫窄湫隘
頽敝不堪詢之士紳咸曰噫此非商署之舊也商邑
故饑庶環山阻水廛舍鱗次人文蔚茂代有顯秩自
明季張獻忠之叛所過靡有孑遺商邑二受其毒干

戈矢石之餘復作咸陽之燼羣黎殄於兵刃土地蕪
於流亡版籍喪於燹燬學校荒於冒濫故今之賦稅
僅居昔時四之一而糧歸鄰邑額懸本縣莫可窮詰
撫斯土者竭力經營日不暇給毋怪乎公署長湮於
茂草耳余聞而懼旣而思終而自勉曰此固司牧之
責也然事有緩急政有先後權輕重而布之庶可矣
於是除積弊祛頑暴重農穀通工商興學課越三載
而起視吾民稍有蓋藏哀鴻漸集商之紳士進而請
曰吾邑向者人才疊興民物殷阜自縣署廢而淪落

隨之夫朝廷設官分土以衙舍爲君國子民之地也
商署舊在城西隅環金臺繞涵水形勝莫尙焉乃燬
燼之後無由復建國初衛公僦居馬氏書室相沿已
久康熙十五年葉公以闔邑捐輸之請建醮樓儀門
公廨竟以民力不繼而止迨後袁令復蓋草堂三間
規制仄陋而朽腐隨之旣不足壯士民之觀瞻又安
能收山川之効應今者天時順於上民事協於下願
共輸以興復舊制余曰南國之菱尙詠詩風近市之
宅猶傳齊相廼余不德未敢煩我父老爲也客有椰

掄而前曰君休矣官衙傳舍有由來矣古人妻子不
入官衙非以重勞民力而欲遠於嫌乎今是之舉土
木之工非朝夕可辦材賦之需不貲謂捐輸之可必
耶且斯民正供不違前人之築舍可鑑矣今君俸薪
不足以資毫末將悉捐君家壟畝之入而爲商署堂
構之華必不然矣從弟觀民正色而起曰甚矣斯言
之陋也從來盛衰相循而興廢因之故得其人則理
不得其人則墜公寧因陋就簡以辜人望乎抑興廢
起衰示斯民於不朽也余曰然盛衰相循貴乎得人

得人而理伊誰之責因民之力其何能給苟有利於
此邦雖傾囊其奚惜公儀休有云恃人不如恃己其
今日之謂乎爰度廢趾正方位察陰陽之宜定後先
之序立大堂五間東爲庫藏發地則石窖宛然在焉
堂之下廉其四隅爲月臺臺下之兩旁則隸人聽役
之所也由堂而進爲退治之地其楹視前堂之數而
卑其棟宇敞其前以爲軒若方舟然又其後壘土築
樓亦如前楹之數登樓而望四山積翠如美人之環
峙東南諸峰高並雲霄尤稱偉觀樓下東西向俱列

平廡西南一隙葺書齋暇則嘯詠其中嚮晦宴息亦
攸寧爾樓之東平列六進爲厨爨爲僕室最後爲課
誦之地又其東芟楚除棘苦茅厰爲馬廐繚以土垣
隙地則以作圃大門之外左三楹爲舖司通郵傳也
右三楹爲營房資捍禦也饒有餘地補之以常平倉
廣積儲也凡竹木磚灰工匠之值一視市價寧盈無
絀按數按時給與總而計之蓋三千五百有奇自康
熙辛未之冬以次營構至癸酉季秋始由馬氏書室
而遷居焉落成之日顏其堂曰忠敬之堂上不敢負

君下以勤民也其後曰清慎之堂清以居心慎以集
事也樓曰視遠之樓欲其不蔽於近也齋曰問古之
齋仕優則不忘學也斯時也有歌詩以頌者有舞抃
以慶者山農野叟莫不扶杖而至樂觀其有成而是
秋蝗不爲災咸慶大有予告之曰是豈斯堂之力哉
國家雍熙之治無遠弗被商雖彈丸僻壤莫非覆載所
成也若夫蘇公有喜雨之名歐陽有醉翁之號黃州
之題諫院昌黎之記丞廳或導揚其盛或隱諷其義
予何能追踪於萬一惟是狗商邑之請起數十年類

商城集卷之十四
廢之基念蒞政撫字之艱以爲作新嚮治之創俾垂
之永久與山川同其流峙假有以勞民費財議我者
吾知免夫吾知免夫是役也董理之任邑尉傅本與
不勝其勞邑庠生王鼎建王異李應芳李時秀協佐
之力不可泯也余旣疏其目以示於人而載記其事
於石

義學碑記

國朝邑

令 費師益

元和
人

郡縣之有義學不僅商也而商故有學在城西南隅
節孝祠之右余承乏來商謁廟後率衆往觀因詢其

中之肄業者幾人膳資之田幾區僉田向無贍田故
聚而誦讀者恒落落焉余慨然日培養無資烏賄人
文蔚起耶受事以來雖不敢以興起斯文爲已任然
猶捐俸延師糾功課藝歷寒暑而未嘗或倦者蓋誠
念

國家崇儒重道之至意而深懼俊秀單寒者之造就無
從也今年春邑有印山寺不法僧廣慶爲寺主洪昌
緒稟遂詎僧長惡不悛妄指邑先達綏寧熊公所施
沙坪溝田地若干畝爲其私置與昌緒疊控不休熊

公者商之望族也厥孫諸生入人羅居縣治聞其事
懼湮先德執據來白而僧始屈伏矣案結之下生等
因進而請曰吾先人所以施田餽僧者冀其力行善
事耳今乃藉以爲縱欲敗度之資是以有用之膏腴
作奸邪之媒葉也何如歸之義學爲我侯造就人才
之一助乎余不禁拍案歎賞曰有是哉諸生之善繼
先志也卽起乃祖於今日亦必有同此措置者正余
所樂得而贊成之者也抑余猶有說焉法制代有變
更學校亘古不易繼自今學無終極而田亦與爲無

極田無終極而若祖之令名亦與爲無極也詎不善哉將見廩祿旣充絃誦自廣陶鎔伐洗鷄薦鵬搏是又諸生之大有造於桑梓也以視夫白粲黃粒徒飽緇衣衲子之腹而毫無補於生人萬一者其相去爲何如乎又况飽食逸居而肆行不法更有不可勝言者哉第不爲之記無以使後之肄業其中者知茲田之所由來也退食之暇爰次其語而刊諸石

重修關夫子廟記

國朝貢生 周建宗 邑人

邑南關東咫尺山有關夫子廟始於明嘉靖壬辰邑

進士官副使鄭先生王浙創建其正殿視今高尙數
尺而捲簷棟宇之規模幾與殿等其廢基一見可知
也

本朝順治壬辰僧利其募化毀簷而存殿其寬旣隘其高
宜卑於是王氏遺跡其有存焉者亦寡矣商紳士庶
屢欲脩復未果忽承談父母以杜公請慨捐俸金與
耿牛兩先生龔王兩父母爲之倡更合商之紳士庶
共輸貲以樂觀厥成誠不朽盛事也嗚呼王氏之創
立不過百五十餘載而廟貌傾欹今昔殊觀豈非人

事之廢興成毀信有時哉况王氏之子孫衰微卽欲
振祖德而奠神居勢必不能非爲上者有以鼓勵之
則廟之頽垣敗椽瞬息間復爲荒臺蔓草未可知也
顧何日而獲落成也且登茲山也俯視西北則城郭
內外烟火千家如在襟袖以東山爲藩籬南望層巒
疊嶂皆迴巧獻伎於其下庶幾僻壤窮谷無不被澤
乎豈徒侈夫山川巨麗之觀儼如神在其上也哉

歸山墓碑記

國朝貢生王畧 邑人

明惠宗讓皇帝以天子而爲僧老死葬西山不封不樹一

片石欲深山窮谷爲曠烈和尚垂不朽豈不惑哉曠烈姓黃名生陽號大世以佳公子馳聲巽序明季家亡城破取拾少年豪氣盡向蒲團上問消息已雲棲山寺十餘載飄泊湖湘又十餘載老而旋里更其號曰歸山六十四歲死越七年卜尊光長者謂歸山骨埋虎塘覆土未成邱神愴語激約輸貲塚以大異俗旣塚不必塔復異僧志久也歸山隆準修髯骨性骯髒長於詩學雖未盡才亦孤峻沉雄多驚人句晚年目漸昏而慧以手書法益工生平無矯飾與人言則詞鋒嶽峙不肯襲一唾餘皆表表過人者皇廡

謚以生爲人不知死爲人不惜稱其爲至僧固生逃名而死尙勒石乎然歸山名不存佛家真種子絕至名之傳與不傳不較也况石可壞名不可滅同人寸心自足千古吾嘗讀史至明成祖靖難而深有感今以歸山片石又不禁爲之三嘆

斗山寺碑記

國朝邑

馬國屏

城之北有山焉向浮沉於荒榛蔓草間未之竒也余下車初因整修北城樓登城眺望見本邑環城皆山其三面翠峯插漢拱抱甚緊惟北方一帶平行寬遠聯屬無力而屹

然特起密邇附城擁衛於金湯之後者賴是山也亟詢其名曰無名也余曰是豈以爲邱垤而略之耶全城微此山則後勢空矣雖尊之若太山北斗可也爰特命其名曰斗山而常與諸紳士言是山甚有關於吾城獨惜其體勢未極宏壯謀所以張之僉曰能構崇樓一座於山之巔則助之高矣前後左右徧植竹木興蓄成林則助之大矣余聞之欣然從事凡經營兩閱歲費金錢三百有奇樹林之鬱鬱葱葱猶有待而樓則告成矣樓成而山之面目始軒昂呈露遙而望之儼然一巨鎮斗山之號洵無愧詞哉抑更

有奇焉凭闌而觀則金臺峙其前涵水滌其下城郭宮室
碁布几案極目數百里叠障層巒隱現出没晦明朝夕烟
雲萬態遊者詫爲奇觀謂擬之坡公之超然臺快哉亭不
多讓焉因歎未有是城卽有是山乃遲至於今而始得名
以昔者菟榛蔓草之區忽躋之快哉超然之班山之晦明
其亦有時乎是役也金錢皆余措置而籌畫締造則專賴
周諱洪兩君今觀其高下適宜布置盡美氣象旣壯

韓人

偉拮構韓精堅億萬斯年與城俱峙所謂微夫人之力不

及此矣橫扁日聚星祀文昌帝君於中期諸生以時會聚

觀摩於文章有益也以木主不以塑像不欲惑於異教也樓下前層俾崇福寺僧之謹厚者日道坤居而守焉其或奉神或奉佛則聽其自便耳山之西爲商王墓墓碑久傾圮僵卧而墓地亦徃徃爲無知者私侵余爲之正其界植其碑嚴禁其樵牧侵毀亦付道坤就近看守云

康熙五十二年仲夏

馬公祠碑記

國朝翰林
侍講

閻錫爵

固始人

馬公令商二載余歸讀禮聞其治商轍爲商人幸又

踰年署我固篆八閱月若將久任焉治固一如治商

也今固人猶謳思之商人則奉以祠位且鉞石志其

德而請記於余公之善政余遠不能詳願識傳聞之梗概可乎公薄飲食忍嗜慾躬節儉以矯奢靡亦復不時勸諭如巫伶之禁其尤著者若夫建置之大聖祠雲路義學奎樓以及斗山寺塔漸次創修則勸人助傾已貲不少吝焉簿書鞅掌公一一親理之不假他手幾無寧晷矣乃應給便宜聽斷詳明且間以時務與邑紳士咨議洋洋纒纒良久不輟抑何暇裕耶擇使諳練吏胥而舞文者寘之法不貸鄉曲之武斷必痛懲之以安愚懦至於分枝得人季課取士吏治

商城縣志 卷之十四 三
之餘事耳其優異者乃去歲正賦雖蒙

恩賜而漕項未蠲陋規如故借端濫取者所在皆是公獨稱貸應之未饜也迫誘之必行竟屹然不動曰廬陵布衣忝科名爲邑宰折腰肉食者慝已甚矣肯復與之罔上剥下乎此固氣節過人而商人受其賜矣之數者公惟是謹守官箴倘採訪上聞

聖天子將必不次擢之游登臺省以次公之治行兼九齡風度其治天下有又如其治商者耶代庖隣封會何足云然余於公之治固已以幸商人者移之固人今

寧不因商人之乞言而贈以言哉公諱國屏字西垣
號中江江右安福人登康熙庚辰進士丁亥秋仲至
突已秋杪涖商六載有奇也頌曰香城螺山偉人出
焉搏風而上鵬翼垂天一鶴雙鳧集於鄴陽間翔蓼
野迎蹤龔黃愛民如子視國猶家敷政有道造福靡
涯士若教化紳仰風節吏畏其威民懷厥德祠宇雖
堅生位儼然欽奉弗懈於萬斯年勒石垂成兼勸後
人凡作宰者視此刻文

康熙五十二年季秋

新開雲路街並建碑坊紀事記

國朝邑

馬國屏

令

本邑儒學照壁前舊止有東西橫街一道無雲路直街也
照縣志載有雲路街致因而下註衛令新開今閉六字夫
曰衛令新開則前未有明甚曰今閉必有閉之者而未實
指焉及諸生陶以鐸等以欺聖厄才閉塞雲路控沈生廷
佐於學院於府蓋與照壁相對皆沈生之菜園草房照沈
生則執有伊祖買契爲憑而陶生等所據以爲閉塞之證
除縣志前請今閉二字而外無他焉余以意揆之衛公任
商正在兵燹之後其時全城半瓦礫也衛公必會相度此
地謂當作雲路直街特以行取遽去未竟厥事迨後昇平

漸久流離復業各認舊址而固築而轉售誰其禁之今於
數十年之後執縣志所註字樣遂懸斷民地以爲官街乎
必不然也但因是踏勘之餘覺學宮氣象甚偉照壁前稍
若逼促若能開通此街則前後體勢相稱於文運亦當有
益衛公其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乎執縣志所註斷民地
爲官街不可也知縣脩價與諸生買地開街以成學宮之
美豈日不可乎因敦請紳士中之有望者與沈生商之沈
生初執不可旣感余之真誠亦欣然從命議於照壁相對
之外讓賣二丈六尺折通成街作價三十兩余捐金如數

付沈沈立捐券付儒學公平交易如齊民買賣然如是乎
從來未有之街衛公所欲開而未成者一旦豁然開矣父
老子弟歡呼聚觀咸嘖嘖景象頓殊謂吾邑文運之昌指
日可卜余亦以得竟衛公之志式副邑人士之欲上以體
崇祀先聖之誠下以爲振興文運之助洋洋色喜不自禁
也旣又念衛公開矣無以表之與尋常衢巷等何以壯觀
瞻爰復措處數十金擇才敏諸生委任經理建大成坊一
座於街之前而題雲路二字於坊之上由是謁學宮者不
待瞻几筵而後知敬方跬步雲路街卽已蕭然改容矣且

向日學宮之水皆遏使北流今則於街之兩旁疏通溝道俾水得從西南流出皆可喜也惟是坊以木構不克以石嗇於財故耳且規模粗具未甚壯麗余心憾焉夫衛公欲開之街今乃成之則坊之易木爲石踵事增華余又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矣是役也經於己丑歲之春越明年冬而始竣事其功成正議導諭開創則周君諱鵬洪君諱人甲熊君諱國祝之力居多督理匠役建坊䟽通則任生宏畧詹生延李生時秀應秀之勞爲多是皆不可以不紀若陶生所控雖失實而開街之機自彼發焉其亦與沈生之

商城縣志 卷之十四
三
勇於從義同爲雲路街之功臣已平事旣竣謹脩書始末
勒石街左用垂久遠云 康熙五十年仲秋

小祇園碑記

武開吉

夫象教之設由來舊矣余嘗走通郡過大邑以及窮
鄉僻壤皆有叢林精舍挂錫者流棲真其間都人士
不習浮屠說亦咸相尊奉焉抑知神道設教非以種
福田利一己之謂其謂護

國庇民順時阜物證佛法之宏通昭

聖治之光昌也邑西二十里曰橫山其地山深林蔚隔絕

塵囂向無梵宇爲左右居民報賽之所自順治之十年山右監察衛公貞元出宰是邦勸農問俗徃來其間默悟真如頓萌善果於是布黃金之地營選佛之場塑莊嚴相現牟尼身梵唄畢宣儼然迦陵仙音遍十方界其與祇樹給孤獨園亦何以異乎此小祇園之所由名也惟時衛公旣延比邱自光者住持復捐貲置田地若干畝歲可入租稞三十石以供旃檀香火之奉沙彌餽粥之資其慮遠圖終計亦周且至矣然則衛公之振興象教樂善不倦者詎爲私一己之

福緣哉殆心存乎護

國庇民順時阜物而不能自己也耶余自己未秋來治
斯邑歷今四載見其寺僧頗安守清規尠爭競訐訟
之事尙不失爲佛弟子心竊躋之且余與衛公皆晉
產先後百數十年同爲守土之官洵非無因安忍何
衛公之創舉湮沒而不彰適僧先週呈請撰文勒石
爰述其初始之由附列施產於後而爲之記

改建賢侯祠記

武開吉

邑舊有馬公祠處城東偏祀前邑侯江西馬公國屏

歲久傾圮余蒞任之四年秋紳士請葺而新之祠成
又請曰馬公之治商也事詳蓼城閭庶子記中第馬
侯之前馬侯之後不乏賢父母願以祀馬侯者奉羣
主而祀之余曰學宮有各宦祠

朝廷所以獎良吏也外此建生祠樹遺碣例有禁馬公之
祀久矣其仍之毋濫毋瀆又請曰是禁也爲未能其
官而要結者也賢有司爲

天子宣揚德化敷政寧人被其澤者發軔不怠殆所謂有
功德於民祀之者與使人人如是邑邑如是循吏多

商州縣志 卷之十四
而天下治當亦

聖世之所樂與也又寧禁之凡吾儕之請增祀如張侯浚
李侯允恭范侯應賓潘侯會紘盛侯以恒馮侯祖望
張侯光國衛侯貞元袁侯舜蔭談侯永祚林侯斌楊
侯元愷皆其係於民心者也願丐一言以垂不朽余
聞之瞿然曰唯唯夫士君子讀書數十年一旦弋科
名出宰百里行吾學勵冰兢惟不克仰副

國家知遇是懼乃能於其事民不忘賢於其職民尤不忘
此足覘都人士天資忠厚自將其愛慕之誠而世之

坐堂皇侈然自得，以法術爲聰明，假政刑飾吏治，其亦廢然返矣。時余方纂修邑乘，因獲次第諸賢侯之良規循績，令人有極盛難繼之懼，尤望後之宰是邑者，勿徒使諸賢侯專美於前也。他如教諭曹維正、訓導孫同珥、典史呂維顯，以死節著縣丞龔戴銓，以襄贊傳皆能出而無愧於其職者也。例得從祀者，夫庀材若干，經費若干，此董事者之責也，不煩縷述云。

引 凡四首

日抄壽書小引

明御史

王 倓

邑人

道之借言而傳者必有言之所不能傳者存不徒言而已也性命之蘊在形骸中出形骸外聲臭迹象之不到雖欲以言闡之言亦烏得而闡之不然扣槃而得其聲捫蜀而得其形其去也日益遠矣予生而孤育於媪母周孺人外祖石翁具人倫之鑒其顧復而金玉予小子也不獨以毛裏之愛已爾故予小子依戀膝下竊其教旨悉而且深外祖生而穎異搖筆千萬言蹠躐詞壇意不可一世是蓋聞之先生長者如此自予具知識時則邈然一世表人也諱書談道之外餘無一事不問生產出入獨日與畸人羽士

交足於竹床茶白之間家本萬山中更結函丈於洪崖

固天闢峯巖崩壁倒壑與人境斗隔數十里荒冷幽忽惟
有元猿夜啼紫霞朝護而已外祖終其身棲遲於中舉人
世之貴美未以易之是豈漫無所得而然哉每憶予少年
不得意於時於邑成疾外祖愾然示予曰人身氣統於心
心苑則氣結氣結而不行諸病生矣時深領其旨覺沉痾
言下立解其所得果何如耶生平著作極富隨筆隨棄獨
所抄壽書一帙每以眎人予小子竊讀之自飲食寢處之
則以及呼吸向背之宜無不密到意爲中人下說法使人

得解而習之以保其天年耳洵康濟一世之心乎每恨等
慈未廣辛未冬俊以暫借歸里舅氏自淮署以此書寄眎
見其鵠繕精嚴不覺深爲浣怵噫嘻外祖康濟一世之心
於是恢矣讀者當卽可傳以求其不可傳者方不負一片
婆心若以爲猶未離乎畦畔者哉何足以讀此

梓羅念庵先生醒世詩十首小引

歲貢

王以義

邑人

滿街都是聖人何須勸人學好然則先生醒世詩不幾贅
乎曰非也先生少年受知聖王廷對賜狀元及第以館職
補宮僚未幾忤旨謫爲民樂道安貧難進易退終其身如

一日也乎小子生百有六十餘歲後安敢以表章先生爲
已任偶摘詩十首特付剞劂俾庸夫俗子得先生之尺水
興波徑珠照乘掌中日月袖裏乾坤不啻頂門一針矣如
以爲詩近鄙俚是又坐井窺天之見者也惟是先生制義
劇切濂溪與王唐頡頏致知之學復爲陽明滴派足以繼
孔孟之傳遊衡嶽僧楚石授以外丹拒而不納其彰彰較
著也如此世俗之稱先生者莫不日及第後遂歸隱以仙
終隔靴舐癢是搔癢不着耳烏足以知先生哉先生諱洪
先字達哉號愈庵弱冠舉於鄉嘉靖己丑舉南在廷試第

商功果
卷之十四
三
一官左論德江西北水

印佈感應篇化民爲善小引

國朝邑

丞

龔戴銓

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今與人爲善而動言禍福猶是
爲鈍根說法而非所云上上乘也予幼而失怙老母
日訓以勉強善事於時依依膝下未及體認近十年
中崎嶇微官磴磴自守每於意外風雨捫心自問而
空不知其所由來也偶讀感應篇疏斷惠吉逆凶瞭
若觀火而又無所爲而爲始信天高聽卑因因果果
斷未有陰差陽錯者也隨約同寅諸公共廣其傳于夫

感應一書刊行勸世者未易更僕數亦何俟予廣之乎良以予之鬱鬱茲土而尙廣其傳則凡意氣洋洋富貴列鐘鼎功名樹臺閣孫子奕奕壽考無疆者而有不廣其傳也乎不寧惟是卽或奔走四方抱關擊柝翹首風雲者而有不廣其傳也乎惟冀互相誘勸俾商邑編黎遊於都市與僻處山陬者智者固勉善於無窮愚者亦觀摩於未艾予亦得借以洗濯夙愆而庶幾於不遠之復矣敢與人孟浪虛談禍福哉爰是捐俸刷印數百本並

上諭十六條廣爲佈散以盡予與人爲善之鄙念云爾

重修峽口關帝廟募引

國朝

楊宏度 邑人

邑之東鄉距城三十里有山曰青山巔嵐蒼聳怪石嶙峋
兩崖對峙中通一徑因又名其處爲峽口度世業相傳地
也雖係通衢實屬僻壤崎嶇險阻多暴客猛獸出沒其間
明邑侯潘公諱會紘爰建關帝廟鎮之夫潘公成萬歷朝
名進士蒞任商邑清風惠政卓冠一時與楚麻梅中丞李
天卿爲通家氣誼篤厚交并與黃檗無念禪師稱方外相
識公嘗請濟人利物外別無佛事卽此一語真泰透儒佛

關頭所謂宰官中善知識也其建此廟也正以護生靈惠
行旅爲斯民之利濟是念豈一己之果報是圖乎乃自鼎
革以來廟宇傾頽神像幾毀道旁觀者無不爲之悚惻時
有江南行僧名道月者謀所以修造而重新之但念物力
維艱其功匪易欲不出於募化不得也於是丐余一言以
代持鉢夫余家世此山兄弟俱貧儒不能自任其事而欲
人破慳破吝施多施少不亦迂而寡當也乎第思敬神所
以寧民若神無所依卽民失所恃也况前人有作後人因
之斗粟錢刀皆成福利邑紳士庶民誰不仁心爲質諒自

不吝區區共襄鉅舉將見廟成之後年豐而物阜猛鷲驅而盜賊息一方之安定繫一邑之清平實於神靈之呵護是賴且潘公遺澤亦不致沉淪於山谿道路間矣

說凡三首

處妄人說

國朝

楊維禎

邑諸生

我能必我之無加於人也而不能必人之無加於我我能必我之無悖於道也而不能必人之無悖於道涉世艱難亦安往而不用吾學哉嘗思儒者之大病有二一曰志卑一曰氣高志卑則欲人利己氣高則欲人尊己此恃求所

以橫生凌侮所由踵至也夫舉世莫不好利而我何爲貪
以逢其怒物情莫不爭先而我何爲傲以生其憤易之訟
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
至於師然則謀始者其息爭之要術與詩曰民之失德乾
餱以愆又云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然則交際往來恭敬
辭讓者其杜禍之遠慮與故惟天下之至廉爲能貪惟天
下之至慎爲能勇此確乎不拔之理也事至而謀之則無
及矣氣動而忍之則已後矣苟能虛心以窮理而先時以
察變又焉有卒至之患乎聖賢涉亂世之未流不求有譽

但求無咎耳大凡多譽者必多咎僉王之害端良半起於疑而半生於忌君子之制氣運未謀其福而先憂其禍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明哲而善藏者萬夫之望也論語一書所記者皆聖賢溫和寬裕之言而凌厲之氣無有焉是故有不合則去之去衛去魯去齊去宋皆聖人之怒氣也因是而推之征伐誅殛皆帝王之怒氣也噉躐不受嗟來不食者義士之怒氣也叩馬進諫甘心薇蕨者夷齊之怒氣也有怒而仍歸於無怒若大風之拔疾雷之震而毫不損於清寧之體也君子之處安人也亦若是則

已矣權足以行吾意則戮之其說在亂政之誅也權不足以行吾意則去之其說在伐樹之行也而抑有不可去不能誅者爲之奈何曰盡道以感之修德以俟之而已矣人倫事物之間無處不有規繩我惟戰戰焉不敢有尺寸之或踰則道無須臾之離我矣故金石可貫豕魚可格風雷可感日星可變而會不足以動有情有識有知有覺之人乎此理之必無者也夫天道十年則一周人事十年則一變世未有窮竟極逆而不見誅於天人者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以積惡之人而遇修德之士

其不能勝也明矣禹稷羿莽之事胡不聞焉德固有及身而興者一再世而興者數十世而興者遲速不一其遇也而總無不興之理人惟躁而不能忍故爭雄於旦夕耳誠反覆於勝敗興亡之迹而熟察之則強而不義者可冷然返而弱而修德者亦可卓然自立矣俟天休命之書豈臆說也哉秦人火六經而項羽亦火秦宮咸陽三月之焰不亦慘乎君子尙論已事考古知今固不可爲志卑之行更不必爲氣高之舉也亦惟守其反仁反禮反智反忠之事以待時命之自至而已於以遠承祖德近戒後人稱爲端

人正士豈誣也哉

恤災說

舉人綏寧縣令熊奕久 邑人

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食也一日不再食則饑民饑則死且散必不免故國無六年九年之蓄者非完國至於無三年之食則國非其國矣猶是土地也猶是人民也無食以聚其心雖父不能有其子君安能有其民乎爾時縱食蔬衣敝樵悴其身愁苦其心以幸天下之帖然而安吾令雖至愚知其不能也故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

九年耕餘三年之食積三十年餘十年之食國有餘
粟民有餘積縱有水旱卒然之災民將有所恃而不
恐斃獨無告者亦將有所食而不死考其時有遺人
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艱縣都
之委積以待凶荒又有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
匪頒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食以治
年之豐凶又有司救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節巡國
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是非止凶荒也疾疫亦備
之嗚呼至矣既荒矣大司徒又有荒政十二聚萬民

曰散財曰薄征曰緩刑曰弛役曰舍禁曰去幾曰責
禮曰殺哀曰蓄樂曰多昏曰索鬼神曰除盜賊是其
未荒也預有以待之將荒也先有以計之既荒也大
有以救之堯水湯旱而民無瘠捐者以是故也今也
一歲之所入僅足一歲之費國家正供而外無藝之
征求去十之五官吏之朘削去十之三况稱貸而益
者又不知其幾也是天有豐年民無樂歲一遇凶災
賄賄相視固其所也今之治民者視斯民之利病如
秦人視越人之肥瘠非過也有司名爲親民吏而有

司之賢否又不在生民之安危而憑上官之喜怒使
留心撫字逢迎無術不免白簡去而善事上官者雖
斯民肝腦塗地已書上上考矣彼亦何憚而不爲此
迨饑饉洊至非甚不得已不敢申報卽申報而縣上
之郡郡上之藩司督撫動至經時然後委勘勘驗之
官百計留難比及奏聞又候部議幸邀蠲免部費有
例司費有例吏胥借名乾沒其中小民之沾惠幾何
至發倉廩之粟賜內帑之金無論行之後時緩不及

事如蘇軾所云累百鉅萬於救荒無絲毫之益者

有蒙惠要亦無幾不過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
深谷窮鄉鵠面鳩形亦安得扶老攜幼數百里來
合龠之粟分釐之金哉而况奉遣之官又有不忍言
者乎且自檢踏以至報冊種種使費新麥未登饑殍
未復吏役持版登門矣百姓未嘗受賑之利而實受
賑之害也今幸

聖天子在上直省田租全蠲半賜又於勸輸之外廣設事
例以備災荒其軫念民艱周且至矣但事例之設原
非得已

商州縣志 卷之四
三
朝廷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下以財輸上以官報以嗷嗷窮黎爲償債之資恐不可爲一代令典若移粟之策累民尤甚運費動用正賦錢糧奉有

明旨而輓運之費實出自民間協運州縣費一科十拘繫敲撲至有賣子鬻女以應一時之比者可歎也且以十石運一石旣已非策又令無辜窮民死於賦外之征求亦在上者所宜惻然也有心者謂宜採古良法酌以時宜如李愷平糶法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雖遇饑糶不貴而民不

散如耿壽昌常平倉法穀賤增價糴以利農穀貴減價糶以利民又如長孫平義倉法令民間每秋家出粟一石貧富無差輸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至朱子社倉之法夏受粟於倉冬加息以償隨年歛散小歉蠲其息之半大歉盡蠲之陸九齡猶慮歉歲之有散無歛也欲兼置平糴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闕時糶之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析所糴爲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亦長計也朱子亦自言里社不皆可任之人欲聽其所爲懼其以

商州縣志 卷之四
私害公欲謹其出入則鈎校嚴密害有甚於官府者
矣然則謂救荒無竒策止有平心固不易之論也今
奉

旨輸穀亦卽義倉遺意但名爲樂輸實係催比且存積倉
穀卽同正賦支用無期久貯沓爛爲有司者將來賠
補遺累勢必不免而巧於取利者每穀一合徵錢一
文幾於一斗止完一升矣不特病官亦且病民恐亦
名美而無濟也欲求因時補苴之法莫如倉設在民

河官爲檢察但得實心任事者恤民之患而不驚其

名因地之宜而務適於用豐年歛之歛之非爲己利
凶年散之散之不爲己惠收今年之有餘濟後日之
不足因其所樂爲以順適其意無繩之以法使便而
易行夫計月而輸之與積歲而輸之難易分矣不習
而爲之與先時而計之緩急異矣且摧收不用官吏
折耗不責補償設遇災沴不待申請上司多費時日
則其用力也約而爲惠也溥

皇上頒行聖諭十六條今所在地方官設立講約所以開
導愚民卽周禮月吉讀法原欲移風易俗意甚善也

愚請於講約之所立輸粟之倉卽請於講約之期寓鄉飲酒之意更請於講約之中並飭行保甲之法但因其地隨其俗毋強人以所難則人易從天下無貧富莫不敬事鬼神至有鬻產以崇飾廟貌者今州邑村鎮佛寺神廟所在多有因其所樂爲者而教之定期某鄉於某寺廟每月一會務令一鄉人戶畢集戶率錢十文備祀神酒果屆期早至祀神畢設案講約講畢鄉長照在冊人戶收粟有不至者詢其所之外

來流移者詢其從來素行不肖者察其父母與否戒

飭登記有爭忿者總長約長等據理勸處凡一鄉村

聚幾處照依保甲臨近幾村一結教以守望相助遇

有盜警同結者齊赴應援如有坐視保長以通賊治

罪每會必加戒諭使各遵守卽於神廟前設座取祀

神福物行鄉飲酒禮分序年齒三揖就座酒數巡而

退俾知長幼之序揖讓之節先擇一鄉殷富年長素

無過失衆所信服者一人假以鄉長名色令董其事

凡八口之家日出米一升或粟二升輸之倉內願多

輸者聽悉註冊名下倘肯實心推廣行之籍此可以

清保甲可以息爭訟不無裨益卽值水旱按冊名支
取卽取所自輸者以給父母妻子庶免於流亡之禍
是或一說也

息訟說

熊奕久

三代以後七教日弛民行不興樂易敦樸之俗微而詭欺
薄惡之習勝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退讓廉恥之意少而
吞噬侵厲之行多斯爭訟所以日煩也易天水訟曰險而
健惟內險則操術艱深惟外健則才力雄悍不惟揚人之
惡以快已之私並欲脅上之短以覬必伸之計故其言誕

妄而少實縱令良有司對之不啻望洋而歎抱牘而來率
皆病狂喪心之徒追風捕影之語一詞之上不曰兇殺卽
曰火劫以至抬占威逼種種可駭驟而聽之雖死有餘辜
及一對簿所謂兇殺者不過毆詈之忿所謂火劫者不過
競利之讐至以奴婢告家長以部民告長官噫甚矣階前
呼天搶地色實可矜詞實可憫賄結黨類更易姓名夥告
夥證亦似鑿鑿有據豈知巨奸大猾欺天罔上賊害善良
於無已者耶且一詞株連動則數十人甚至經年累月不
得審結破人之家傾人之命彼愚且陋者雖欲不吞聲伏

首得乎彼敢於請張爲幻者亦陰窺上之易欺以術也不則喜其有事也不則易干以私也不則易怵於勢也故肆然爲之而不顧又有兇悍頑頓膂力過人樗蒲呼盧喇嚇打剥於地方或投充勢要或冒稱旗丁狐假虎威影射勒騙被害者不能堪申控州縣彼卽往府被害者赴府彼卽往上司稔通胥隸莫敢誰何此奸棍之尤難制者也更有名籍士類健訟成名始或一二人倡之當時猶羣目之以爲某某以健訟自雄者也有司禮爲上賓矣某某以把持遠家者也鄉里飲爲望族矣始而疑之旣而羨之遲之又

人胥尤而效之矣習尙如此而欲風俗之厚孝イニク

可得哉彼恃護身有符遇有詞訟卽竄身居竒袂持官吏法安可得加况在上者或喜其便佞來往親密借作線索聯絡旣深後雖欲疏之而不敢近白居官者又惑於罪福報應之說以釋放盜賊爲施恩以縱容奸蠹叛僕爲陰德譬如縱虎噬人虎固德我人亦何罪此下愚所不解者也設有執法嚴明者又慮矯枉過正欲懲奸惡或以疑不肖之心併疑善良又非加意詳慎不可矣至於教唆訟棍跡如鬼蜮每借端播弄就中網利宜嚴懲無貸然使其人顧

名義惜身家雖有教唆將焉用之至於陰鷲險賊之從傾
害骨肉而不惜吞噬孤寡而不顧結交猾奸借爲羽翼其
罔上無良又不待教唆而後爲者也夫養稂莠者傷禾稼
惠奸惡者賊良民欲求息訟之法惟聽訟者以冰鐵之面
行霹靂之手勿執偏見勿徇先入勿矚上官之意旨而輕
重其手勿惑左右之浮言而二三其心虛公審聽不厭反
覆務得其情而止詞果涉虛告者與證者並盡法懲艾毫
不寬貸詞紙列代書姓名並治虛捏之罪取奸賊之尤者
揭姓名於木版懸之署前遍示各鄉講約所講約時宣布

警衆如怙終不悛則鑄石以垂永戒其姓名另立惡人戶籍不許入保甲冊亦古人別慝遺意使曉然於官司公明不可以奸計欺也惡人之名至不可泯滅而奸狡之徒或將惕而思止誰甘身蹈法網貽孝子慈孫百世不改之名是亦一說也

畧 凡一首

贖牛紀畧


國朝恩 李御業 邑人 貢

常人於禽獸以爲肉可食革可棲血可釁膏可焚卽其聲之號呼形之慘絕恍乎如風過穴如水投石了了而無所

疾痛痾癢嗟乎安有贖禽獸放禽獸安置禽獸而使將斃
之性命卒生活乎戊午秋予邑南門有蘇回以屠牛報而
若子若妻若女若母輒爲鏊湯所殺屠牛人初未之省憂
况欄中尙有牛七而其貲又出於主人放下屠刀不得也
故七牛老而匍匐小而抵觸饑而舐糞土渴而飲溺漿眶
流濕舌垂涎蹄躑躅筋暴裂氣抑鬱惴惴然漸爲釜中之
鱉學博劉雨章夫子邑少府王公晏如聞而傷之各欲捐
俸以贖其命偶桐庵楊子席上語及之於時古子文華沈
子孔裁鮑子尺木楊子桐庵齊合掌曰公等所爲起死而

肉骨也某二三子忍愛錙銖而不向浮圖合尖乎明日王
公召屠牛人詣堂上勞以酒食諭以禍福告以陰隲罪過
種種屠牛人遂不覺泣然泣下指天長叫誓不復與仇讐
換毒手也歸而解牛縛任其所之其黑而病牛王贖去缺
鼻穿索葛藤絡頭牛貪乳勒毋細而瘦犢牛劉贖去老犍
笨力牛沈贖去腰鼓破脊黃腫牛鮑贖去市之左右無不
嘖嘖歎息謂是牛已辦死耳而忽於炮烙地獄重全皮囊
販於阿毘於泉湛且舍僧爲常住較之脫俘之疊釋械之
囚轉輪之鬼魅都不差之毫釐使七牛化見迦陵吉了定

當誦般若摩頂踵而爲諸大長者祈福田惜乎角崩拳跪
嗷嗷而不能出諸口也然以教後之好發殺機而庶幾有
悔者仁人之利溥矣哉

 凡一首

孔安國祀商城名宦考

許全學

孔安國爵里時代遠無可稽第按後漢書宋公註建武五
年封殷後孔安爲殷紹嘉公十三年改爲宋公又郭憲傳
註汝南郡有宋國公其地周名新鄭漢置縣章帝建初四
年徙宋公於此隋唐因名殷城宋至道三年避宣祖諱改

殷城爲商城則商之祀爲各宦者疑卽孔安其人而以商
孫安所封之國故訛註國字於各下與乃有明范令考訂
商王碑記謂成帝時封殷後孔佶爲紹嘉侯元始四年改
稱宋公建初四年徙封新鄆然則佶之與安或一人而各
舛或爲父子兄弟先後封襲皆未可知也俟後之考據精
詳者再加定正焉

論 凡一首

汪貞婦論

國朝武
安令 蔣光祖

丙辰冬余捧檄來武安蒞政之明日有人姓傅氏字汝貴

伏道旁持一紙俛如也問何訥曰以先祖母幽行故來陳
白項之有孟生致中者請謁出隱憂序一帙卽汪所自爲
因述汪事頗詳且惜其後人無識字者不知所表章致汪
之軼事淪沒晦沉以至於今生於汪非有親舊第讀其序
感其才情氣骨非巾幗者流聊以爲執事告倘邀詳請褒
旌節烈祠中俾叅一座則汪死且不朽語畢長揖去余披
汪之序而喟然也兵戈搶攘父若兄皆陣沒汪之門無存
者避難栖學舍因媒盛氏言自擇所天傷已方其辛苦他
儻偕夫吉麟出沒於巉岩幽壑叢榛穢莽中松竹畫石相

敬相守六十有四日以視田間如賓殆又難之至於冒夜
露拔鼠牙手持青萍丹心誓一雖血污遊魂有死無二何
其烈也若夫委蛇洪妣之旁寂寞金臺夜半燈青山鬼跳
嘯深林窅黑虎豹騰怒汪從容叱退神色不驚非正氣壯
胆鎮定胸中何以有此以是隔絕塵緣歷三十載望夫石
畔冷雨寒煙洒洒心頭之血汨汨眼中之淚濡筆漬墨寫
恨留題千秋萬世士士婦婦聞之流涕況於幼通文字長
精易象圍爐夜卜早知生離卽自序一篇缺訛斑駁而冰
肝雪脾隱隱隆隆於硬語棘字之中然則汪之義命自安

或亦從學問中來歟余熟思上請先給匾額樹厥間里並
鐫所自序附識數言使讀是序者咸知有任河南汝寧府
商城縣指揮汪公隆女爲任商城縣訓導傅公良弼長子
吉麟妻彰德府武安縣遵義里傅門汪氏祐延也

熊本

約 凡一首

四葦約

署湖南東安縣令 周作鴻 邑人

粵稽內則所載珍用八物雅什所詳饋陳八簋古者饗賓
速鼻殺饌從豐非示奢也重典禮也若夫紫陽訓世園蔬
可愈珍饈顯父餞韓筍蒲亦登鼎鼐儉約之義今古一轍

吾鄉曩昔俗敦古樸飲食不必甘旨器具不崇靡麗亦越於今踵事增華器大而無當味多而有餘揆諸古誼良非應爾竊願與契好約燕饗大典遠客貴賓聽從各便至往來酌酢祇宜四葷雜以蔬菜時菓之屬簡而雅易而安可以延賓可以御友可以杜恣殺可以節浮費西堂先生約以二簋商邱相公定以四盤亦斯意焉特作四葷約爲同人告

誌銘

凡二首

明少司馬周公墓誌銘

明大理
吉卿 凌義渠
鳥程

崇禎庚辰閏正月二十二日致仕兵部右侍郎冲白周公薨於里第春秋七十有八越三年壬午渠適待罪南勲其季子家定具狀走秣陵屬渠以壙志之役謂渠出公門下者三十載且嘗追跡掖垣勲庸德業較他人聞見倍真也嗚呼念傳燈續鉢之恩增梁木泰山之痛忍爲此幽宮片石滌墨揮毫哉然揆以師弟之淵源夫亦誼何容辭獨是論言失體則君諛臣銘言失實則人諛鬼渠以筆墨報公國士知而掇拾浮文固義所不敢出也按狀公諱之綱字振之別號冲白家世河南固始人國朝成化中分固始之

支疆而爲商城復爲商城人其先世則爲江右南昌人宋
周益公裔也元末諱志廣者避亂徙固始金鍾湖遂家焉
志廣生謙謙生瑛瑛生時玉皆淳心質行足式閭里時玉
生二子長浙舉明經官平定司馬次洛積學未售以子貴
贈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卽公考也公少開敏落筆有駿
聲垂髫補弟子員試輒冠其曹耦天台王太初公器重之
商城令吳門沈翼亭公開館延賢以公爲諸生儀表年二
十三登萬歷乙酉科鄉薦嗣後屢誦春官志氣益磨勵不
少挫至甲辰成進士授山東濟南府推官丁艱服闋補廣

平清慎明允執法無枉無縱兩地皆頌聲鵲起而猶以其
暇造士育才登壬子賢書者七人癸丑春榜者一人皆公
所陶鑄成之者也甲寅考選候命六年己未授兵科給事
中奉勅冊封禹州新昌王時朝鮮李琿被殺其姪琮自立
請封公以右給事署科事謂琿無大罪除一王又立一王
目中幾無中國若從所請則從此益復鴟張豈復知有王
法爲海外禮義之邦哉堅執不允嚴檄番酋查詰明白而
後許權知國事疏下禮部議曰秦晉天朝之體統所以不
至褻越者實賴公砥柱力也若時魏璿業且陷龍作威忽

中旨出加恩近侍魏忠賢客氏等子姪數十人俱廢鉛衣
指揮給與應得誥命公念職掌攸關又憂此輩冒僭專權
之漸商之兵曹皆猶豫不果公卽具世襲原關國典聖恩
豈宜濫加一疏愷切直諫其事遂以中寢而羣璫已耽耽
虎視明年甲子轉戶科左管十庫庫皆內供物半爲貂璫
侵漁極力清剔不避勞怨及魏忠賢肆行荼毒溽暑中設
立枷日斃朝士公拜疏諫止魏逆尤深銜之本年秋奉旨
偕陳太史子壯典試浙閩東裝將發會都御史楊漣糾魏
忠賢二十四罪舉朝闐動公憤不顧身丙夜構疏云微臣

今已陛辭權璫終難籍口子弟親友力阻不聽整衣危坐
靜候處分旋奉旨已有旨可不必瀆擾公始戒行李趨入
浙矣彼時文氣漸靡公矢公矢慎拔士翁鵠業等九十六
人皆一時名俊復命入都掄資陞太常寺少卿魏逆遂摘
試錄中觸犯語同陳太史矯旨間任公退休六載日以閉
門課子爲事今上改元籍並人以次登朝特召公復還館
卿靖共維虔罔不盡職追秩蒲原無轉南之例公以性甘
恬退力白當道陞留都光祿寺正卿光祿固冷署也時社
賦煩興有司尤急其所躡壓者視光祿解額不啻敝筭積

逋孔多頻呼不應公上疏條奏載入考成照南糧例罰有
差而諸司從前之玩愒乃有悚惕焉三年考蒲上以公四
朝耆碩特進南京兵部右侍郎加二品服俸時流寇猖獗
於大江以北而中都陵寢所在尤患震驚公荷主上殊恩
同大司馬吳橋范公竭智殫力協恭保障當是時干戈蒲
地無處不請兵請餉而陪京尤當武備廢弛積貯單弱之
候士民惶惶危如累卵公議不必請餉亦不必請兵但先
講練合二字練有練法合有合勢練則部院各自調遣合
則水陸互相犄角日操月試壁壘改觀寇氛之達江淮者

皆聞風遁去而江南諸郡邑始安然無警公由是以積勞致恙歲乙亥奏乞致仕疏三上方暫准回籍調理公歸林下五年杜門著述攜門人子姪登臨爲樂有溫公居洛之風焉易箚日鼻涕雙垂端然坐脫一時競相詫異而不知公以菩薩行現宰官身固宜其去來自如也渠周旋公函丈者最久每見其抵掌當時事洋洋灑灑真有韓范所不能及者惜其未得盡經世之用而僅以卿貳終耳目今疆場孔棘使得公一二老成人領袖朝班則捨攘底定指顧可期聖天子宵旰之憂何至如今日乎於是揮涕而爲之

銘銘曰元氣磅礴得剛則烈震爲風雷肅爲霜雪惟公遇
之鬱然邦傑正正堂堂昌言補闕不愧科名不奪大節偉
績豐功捧日依月一兆吉壤允藏克協馬鬣封鶴表揭貞
珉勒名白虹截臬烏程門人凌義渠撰

義僕周元福墓誌銘

國朝邑令黎東昂金陵人

元福周姓商邑農家子也爲王氏僕事御史公恬夫御史
公初以其業農不欲收元福曰農養一身耳冀從公出入
王事或得稍稍表見御史公竒其言乃留役御史公赴官
京師元福從御史公卒元福從公子長康公扶襯歸里而

元福妻敖氏乳長康公幼子長康公及妻張孺人皆遇元福厚每曰元福義緩急可恃人也崇貞辛巳商邑爲流賊張獻忠攻陷賊入逼長康公不屈死張孺人亦罵賊被刃將絕提幼子付元福夫婦曰王氏惟此七歲孤兒賴汝夫婦存之吾殉夫死矣元福夫婦拜伏泣諾而張孺人已嗚咽赴死長康公旁元福倉卒同妻負孤兒及其三歲子以逃先是獻賊再犯商邑之世族大姓旣助令率民城守又以隙擒賊愛姬入城衆共攢殺之磔其尸淋漓擲城下號恨發誓去至是城破賊令其下必盡殺士夫家乳穉不得

留而元福夫婦負孤兒逃倖出城猝遇賊賊叱曰汝負貴家兒逃耶元福背下孤兒哀乞曰此小人兒賊據抽刀向孤兒元福急身蔽孤兒受刀其妻亦捨兒前擁哭賊曰果汝兒則指元福子曰彼又汝兒耶元福幸子代孤兒曰是王御史家兒然幼乞赦之賊乃刃斷元福子並斫元福左股折曰饒汝死遂去元福痛絕復甦裂衣裹創妻已負孤兒遂俱趨山僻匍伏行行十餘里元福斷股忽續以此崎嶇險阻竟得負孤兒遠道抵楚之武昌僦屋居而賣糕以給孤兒朝夕當元福之初脫孤兒於賊也夜宿叢篠中孤

兒世家子遭變乍離父母倉惶奔竄驚悸而窮山荒谷林
怒猿號皆所未聞覩又風露寒饑不可耐故出聲哭元福
曰公子無哭賊聞過再至矣吾夫婦不足惜公子獨不記
亡孺人囑而以王氏一綫委之於賊耶孤兒會其語乃止
不哭及元福至武昌而賣糕於漢陽門每晨必先進糕孤
兒孤兒初却之曰賣糕以易米我不食元福泣曰公子依
父母時果餌日蒲前今乃以吾作苦故忍饑不肯食公子
意誠善獨吾夫婦何以爲心乎孤兒爲之拭淚一嘗糕一
日有官人過漢陽門感賣糕者聲悲熟視之忽呼曰汝非

商城王御史僕耶元福前曰然亦識官人蓋官人爲御史
公同年友孟公時官武昌元福從御史公在京見常往來
故識之孟公因問來故元福具以對且告以御史孫居此
孟公大嗟歎欲迎孤兒養之署適楚變亦起孟公遽去武
昌事不果元福賣糕武昌五閏月聞商令盛公以衝賊逼
死難賊今去已平定人漸復其業元福喜告孤兒同妻仍
負孤兒歸歸則城經兵火後殘破荒涼御史公舊宅但爲
瓦礫場於是元福結廬爲孤兒居而傭力爲孤兒食已而
清理御史公遺田復十之一而膏腴多爲豪右竊占元福

向理反訟元福官官聽豪右以元福無券據爲妄則痛笞元福元福受笞傷賊斫處病卧幾危旣乃詳陳田之上業某王氏得之爲某年當時佃種者某某現今中証尙存者某官潛訪之果如元福言田歸王氏孤兒孤兒者念劬公畧七歲時也自是念劬公稍豐裕明年元福送就外傳日夕勸念劬公勤學必振舊家聲念劬公亦淬厲不自怠早有能文名十七歲列弟子員繼完娶元福曰吾事畢矣可以慰先公子夫婦及御史公於地下矣然元福竟無子年六十九以卒初元福自武昌歸二歲妻敖氏死宜續生子

時方爲念劬公營產不欲費念劬公財又念公尙未婚配
義不及已私故不娶及念劬公旣長欲與娶又辭久久決
與娶之而元福老已不能子矣念劬公曰元福使王氏有
後乃不能早娶爲元福後是吾之罪也夫是吾之罪也夫
遂葬元福於先塋之側而以其主進配祖考俾世世祀享
不絕焉元福字德庵後易徐姓云

銘曰嗚呼元福保孤隻手割爾血嗣代圭虎口常人重子
義士獨石善寄足時曰嬰可友凡今王氏非福寧有福附
王存王卽孺後厥孤有言福恩難負尙曰奴乎實我父母

庶幾蒸嘗世世永守

新製

文廟祭器樂器記

邑令何基祺

廣東人

今天子文德誕敷尊儒重道自太學以至各府州縣莫不崇祀

先師歲以春秋仲月上丁將事諸弟子員概奔走執事其間其制度聲容載在典禮者綦備匪惟申報享之義亦欲使歲時瞻仰朝夕講求咸曉然於節文象數之詳明而勃然於鼓舞振興之難已意至深且遠也商城地處偏隅人才輩出衣冠文物甲於中州惜程

奠之儀缺如問彝器則不修問官懸則不具前令武
君開吉雖曾捐置錫器迄今亦漸卽凋零蓋因陋就
簡非一日矣道光丁未仲春余忝宰此邦甫下車卽
舉祀事見夫廢弛殘缺不禁慨然曰是守土者之責
也夫先王之制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矧當

文教昌明鐘鼓辟雍於今爲烈允宜備器物習絃歌濟濟
踴踴期副乎一道同風之盛今也器供褻味樂奏溺
音又何以肅明禋歌妥侑以昭吾潔齊誠敬之心而
作人格共觀感之志耶爰捐廉籌款建議創修商諸

學博余君常山高君霞暨紳士等詢謀僉同適前任
彭水縣周君曠出其家藏祭器一分捐送入廟因勸
副貢黃君企先飭良工仿製如式數閱月而蕝事凡
邊豆登鉶鑪爵篚几畢具悉籍記之移庋於尊經閣
上費金錢二百緡有奇由是陸產之物水土之品胥
可按籍而求矣然而鼎俎雖設歌舞猶虛心終欲然
時則湖北候補同知周君祖銜倡首捐貲製造琴瑟
埙篪排簫鐘磬諸器而諸紳士亦踴躍爭先次第營
購自磬莞鞀鼓以至羽旄幃幔之屬咸秩然備舉其

不足者復施俸以補之於是選歌童徵佾舞而依永和聲之雅綴兆舒疾之文漸皆整齊嫻熟別籌經費八百緡發典權其子錢爲肄習時諸生廩米之需以期垂諸永久益積數百年之鹵莽廢墜至是始煥然改觀是役也雖未敢侈言大備然節奏適其宜鋪陳得其序堂上堂下肅肅雝雝可以交神明可以敦揖讓可以嗣德音馴致乎治神人而和上下則又一舉而三善具焉其捐造桌圍者蘇州府同知熊君傳栗也捐造笙笛者國學熊君方煥也而籌製樂器釐定

樂舞則前任新寧州周君祖型副貢黃君企先等之
力爲多他如以序樂事厥惟候選訓導周君祖授等
掌之以巡舞列厥惟候選訓導譚君洪緒等掌之其
春秋禋祀歲貢楊君嗣溶等總其綱拔貢黃君鈞先
等分其職凡若此者或解囊以將意或集腋以成裘
或努力以圖功罔不各奏爾能勉襄盛典余旣樂觀
厥成而尤嘉邑人士之好義有同志也謹敘其顛末
而觀縷誌之若夫補其缺舉其殘踵事增華恪守勿
替是所望於後之官斯土者竟余未逮之衷益勵夫

化民成俗之治庶幾鄒魯遺風其將且暮遇之也夫
大清咸豐元年辛亥孟春下浣商城縣知縣嶺南何基祺
謹撰

勸捐歲修城工經費記

邑令何基祺

廣東人

邑有城垣所以固疆圉禦強暴非徒以壯觀瞻而已
也故廢者興之缺者補之斯保障有攸資而緩急可
恃以無恐顧在苟安者或以

承平日久邊警無虞方謂城郭可不坏門閭可不戒既
狃於近習而無遠大亡謀迨至風雨飄搖幾經剝蝕

殘垣破壁蕩然無存則又憚其鉅艱而不敢議更新之舉蓋經始難而保全良不易也商邑城池肇建於前明成化十一年厥後迭遭兵燹屢築屢坍至我

朝順治三年前令衛君貞元創議重修規模乃備第其地沙浮水淺保固爲難向之官斯土者雖頻加完繕每十數載而輒就傾頽無他經費靡常則補苴乏術始而小有殘缺不免袖手而閒觀終必大費周章遂至勞民而動衆矣歲己酉余蒞商之三年自春徂夏

陰雨連綿凡六閱月城之東北面驟圯二十餘丈爲

捐廉籌款亟葺治之所費不下千緡然而浸淫既久
場陷愈多此方葺事彼復傾敝欲坐視則掣動堪虞
欲徧修則水衡莫繼是必統籌全局妥備歲修定爲
不易之規始可爲經久之計且城西南隅河流激射
漸逼堞牆非有石岸以禦其衝將宕刷日深所關匪
淺又如

先農壇墮飄零且歎無棲東關橋梁朽壞同嗟病涉此皆
守土者之責而工程之刻不容緩者也迺進紳士而
切商之僉曰善因擇紳士之殷妥者爲董其事分諭

四鄉以圖集腋幸皆慷慨好義踴躍輸將得錢六千緡有奇爰鳩工庀材次第修舉不數月而資已集工已成共動支錢四千緡有奇餘錢二千緡發典生息權其子錢以爲歲修之需是役也前任彭水縣知縣周君曦前任武進縣知縣候選同知周君錡同挈其綱前任新甯州知州周君祖型副貢黃君企先歲貢楊君嗣溶譚君洪緒職員鄧君允忱周君之灤庠生張君民範高君從泗熊君方瑾國學周君祖郁熊君方煥劉君應澤桂君景韓亦皆各効辛勤共襄厥美

用能工歸堅實費不虛糜謹備書之與衆捐戶姓名
竝勒貞珉永垂不朽云

咸豐元年歲次辛亥孟春知縣何基祺撰

重修 先農壇記

邑何基祺 廣東人

我

國朝雍正四年

詔天下郡縣皆立

先農壇守土者歲於三月亥日致祭已而行耕藉禮以供
壇廟之粢盛典甚鉅也湖上世茹毛飲血粒食維艱

自

先農教以樹藝而耒耨之利始徧天下記曰法施於民則
祀之後之人崇其德報其功廟祀達於海隅馨香垂
諸萬禩非徒成民而致力於神之謂益將以作其食
德服疇之心而敦夫務農重粟之俗者胥於是乎在
邑城東北舊有

先農壇爲前令黃君正煥所創建至乾隆五十七年前署
令蕭君應運重加修葺今又垂六十年矣闕時旣久

剝落飄零棟宇堂廡頽然殆盡有司雖以時潔齊將

事而俎豆徒陳風雨莫蔽幾有委大禮於草莽之謂
焉匪特此也

神旣無所憑依民卽無所瞻仰其何以妥

靈爽而勸蚩氓耶丁未二月余承乏斯土適舉明祀登降
灌獻駿奔於荒蕪榛莽間爲踧踏者久之亟謀營築
以紬於經費不果會己酉秋議捐歲修城工因籌卽
故址而新之商諸紳士慨然樂從邑人亦輸將恐後
迺諏吉鳩工百堵皆作中爲壇壝其北正宇三楹爲
祭畢藏主之所左右各有配室繚以周垣前闢三門

仍舊制也事集於崇朝功成於不日美輪美奐煥然
改觀而廟貌於以尊典禮於以肅化導於以神從此
勸穡事頌屢豐負耒橫經以漸臻夫孝弟力田之上
理是又余所厚望於吾民而禱祀求之者耳經始於
己酉十月落成於十二月共費錢七百六十緡有奇
董事副貢黃君企先國學熊君方煥劉君應澤儒士
楊君式燦督責稽查罔閒斯夕其勞勩有不可泯者
用特紀其實而鐫諸石

咸豐元年歲次辛亥孟春上浣商城縣知縣何基祺

敬撰

重修東大橋記

邑令何基祺

廣東人

道光二十九年夏大雨兼旬橋西馬頭礮岸全行坍塌西邊第一橋墩傾側此橋爲往來通衢經費無出不能卽爲修理使民病涉心甚憐之是年冬勸各保捐輸城工已有成局囑城工董事提用此項迅速開工於道光三十年二月念四日經始於四月十七日告竣前後共用錢一百七十二千有奇提東關本保捐輸城工錢九十串有奇提外保捐輸城工錢八十串有奇以贖此經費是役也職員黃

君思謚國學潘君際昌自經始以及告竣每日親爲監視
晨至暮歸不少間斷副貢黃君企先國學熊君方煥劉君
應澤工房黎國選亦輪流至工以襄厥事而封員黃君思
順精於料理獨挈其綱凡下丁下石俱口授指示是以根
基穩固經本年四次大水毫無損傷今特書之以爲將來
修橋者法

咸豐元年歲次辛亥孟春商城縣知縣何基祺撰

重修南司普濟橋記

邑何基祺
廣東

縣治東北南司鄉舊有普濟橋其建置歲月無可考爲商

城徂固始之通衢直達皖江行旅絡繹咸資利濟閱時既
久日就傾敝加以車馬之所轟騰湍流之所衝激鼉梁雁
齒坍塌無存道塗阻絕行人病之戊申夏余兼攝固陵跋
涉往來頻經其地見夫老者羸者提攜而負戴者以至婦
人孺子巨商股賈莫不占濡尾賦褰裳每臨流興歎輒喚
奈何且也時正炎歊則厲則揭猶之可也脫遇嚴霜積雪
凝陰沍寒將手足皸瘃逡巡於懸崖斷岸間有不悲歧路
而哭窮途者幾希夫十月成梁實王政之首務而易諸卦
中言利涉大川者八於既濟未濟之旨三致意焉他如釋

氏之寶筏渡迷津語雖參乎因果然拯人於病涉之中而
予以安步之樂者其揆一也是秋九月余由固返商特圖
修復先捐廉以倡而於附近四保曰南司曰上石橋曰陳
家集曰枚下徧加勸諭舉以衆擎而諸士民率皆好善樂
施輸將恐後彙得錢二百緡有奇於是鳩工庀材剏吉營
造迄己酉冬而告竣旋以根淺岸浮復圯於水迺命移建
上游築橋五孔計長五丈有奇竝於兩岸加甃以石用資
捍禦合費錢四百緡有奇除捐輸若干爲籌款以補其不
足蓋至是始稱鞏固焉既落成諸士民請紀其事余惟功

德之布不擇地不擇人故勺水可以灑楊枝義漿可以飲
行路苟心存乎濟物善雖小而必傳知今茲慷慨解囊共
襄義舉又烏可湮沒而不彰耶爰濡筆以記之竝列捐助
姓名如左尤願仁人善士保護隄防永守勿壞以宏其普
濟之念而綿其利賴之功將見積善有餘慶卽釋氏果報
之說亦未始不驗於其後也云爾

咸豐元年辛亥孟春知商城縣事嶺南何基祺撰

附災祥

明

成化七年四月金剛臺旗山崩聲震百餘里

萬曆十有七年春大旱瘟疫

二十有一年大澇民大饑

四十有二年夏夜大水洗去邑南山南流河店人畜
盡傷山上起龍沖田洗爲沙石

四十有五年丁巳秋霖數月傷禾民大饑

四十有六年飛蝗蔽天民大饑

四十有七年夏夜大水洗去邑南牛山河店人畜盡

傷南山一帶蚊龍數起沖田洗去盡爲沙石

四十有八年冬月大雪民仍饑大寒米薪甚貴至天

啟元年春二月乃霽

天啟二年壬戌旱蝗傷禾

五年乙丑旱

崇禎五年壬申春大水夏四月雪大寒

八年乙亥春大雪

正月流寇入境

九年丙子夏秋大水米貴民饑

十二年己卯飛蝗蔽天禾盡食民大饑

十三年庚辰飛蝗蔽天無禾人相食

十四年辛巳城破升米千錢田荒人相食大疫

十五年壬午旱明年復旱

十七年甲申夏無雨田盡荒米貴

國朝

順治二年丙戌夏秋大水明年秋大水

五年戊子夏不雨秋大水傷禾

六年己丑夏五月大水壞田舍洗去西南銅山店

七年庚寅二月朔日食旣晝晦星見

八年辛卯秋旱傷禾自八月不雨至明年六月

九年壬辰二月十五夜地震有聲次日午又震至夏
六月微雨秋又旱禾盡稿米貴如珠冬無雪

十年癸巳民大饑米甚貴

十一年甲午冬十月地震

十二年乙未夏四月大水秋大旱傷禾

十三年丙申小有年米價稍平

十四年春旱入夏雨

十五年戊戌秋霖傷禾

十六年己亥春夏大水山麓田衝爲沙石六月初八

日午見月次日又見秋大霧

十七年庚子春旱米價騰貴

十八年辛丑大旱子粒不收米大貴人多餓死

康熙七年戊申五月朔日地大震十七日大水田廬淹
沒多爲沙壓死者甚衆山中起蛟石穴不可勝數
城內水穴人家張燈不寢者數夜

八年己酉六月初三日地震

九年庚戌旱

十年辛亥旱

十一年壬子大有年

十二年癸丑旱

十三年甲寅旱

十八年己未大旱子粒不收米大貴人多餓死

二十二年癸亥六月發龍水衝去龍頭橋

二十七年戊辰六月六日夜發龍水上西關淹斃賣
麵點者一家九口秧禾田畝盡爲漂沒

二十八年己巳九月十八日五更天鼓響聲自東而

西移時方止

二十九年庚午夏旱入秋蝗飛蔽天至冬不雨

雍正九年夏有蟲不爲災

乾隆三十三年自三月至於六月不雨

三十九年秋大旱

四十三年雨澤愆期

五十年旱

嘉慶四年夏四月日月合璧五星聯珠